

清明每忆亲人来

□未扬

红杏枝头花几许?啼痕止恨清明雨。春分末,三候始电。当一声声春雷隐隐炸开,清明的雨和着闪电,已明显多了。雨携带着风,呼啦呼啦。清明前夜,那些亲人模糊了三百六十四天的影子,又一点点明清起来

外婆离开已有三十六个年头。她留给我的印记,永远是一个头缠蓝布的慈祥笑容。她会一米长一尺宽的长方形布条,细细对折,再慢慢地、稳稳地,一圈圈裹在头上。她会从当工人的大舅给的每月三块零花钱中,匀出一两块,给我买开启我对甜的认识的冰糖银耳罐头。而这之前,她已经把最贴心的女儿,交给了我的勤劳老实的父亲。

外婆的离开很偶然,我对外婆的住院充满了好奇。洁白的床单、插在她手臂上令人恐惧的管子。就在某天放学后,我一个人孤零零站在医院病房门口,哭着问医生。医生说,你外婆走了。那是我关于死亡和孤单最深刻的记忆。

我想变成泡桐崖上的一棵树。泡桐崖对岸的山坳里有外婆永远的

家。我在外头,外婆在里头。我望着外婆,外婆望着我。云朵和星星把我和外婆都望着

变成树的,可以望见白天。白天,么舅退伍归来,把压缩饼干、子弹壳一股脑儿塞进我的兜里。白天,么舅的坟静静躺在泡桐崖的怀抱里。车祸、早逝,一切都终结得让你来不及哭泣。白天,泡桐崖对岸的小路上,有早行的母亲。她背上的生姜和土豆是我和妹妹学费的来源。自从义无反顾生下妹妹后,幸福和艰辛就同时压在那更沉的背篓里。

嗨哟 轩子要把好哟
大锤下来了哟 岩石真叫硬哟
再硬也得凿哟 嗨哟
石匠号子一声声,凿出条石一块块。白天,手扶拖拉机粗壮的黑烟,在泡桐崖下升起。条石从泡桐崖的石壁被凿出,被肩挑背扛码进车斗。跨河大桥的桥墩已经矗立,一桥杀穿,坝必有灾的荒诞理论终止了桥的完成。石匠的号子换了一曲又一曲,永远古怪难懂。退伍的么舅成了石匠中的一员。作为村支书的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完成桥的修建。多年后,石匠号

子换成抬公号子。嗨做、嗨做、嗨做来 嗨做、嗨做、嗨做来
慢慢走来嗨做、嗨做 嗨做、嗨做、嗨做来 唱着抬公号子把么舅的棺材抬上泡桐崖的,依然是这帮匠人。

一到夜晚一闭眼,脑海里一个个亲人就会出场。夜饭时,外婆哭了。她说起了她那个跟着陌生男人私奔,从此杳无音信的么女。夜饭后,回家的路安谧而温馨。父亲的扁担一头挑水桶,一头挑箩筐和我。父亲走得慢,并不急着挑孩子去会织女。母亲就走在他的旁边。我在扁担一头看水桶,月亮一晃一晃;抬头,天上的月亮也一晃一晃。看着看着,我就闭上了瞌睡的眼睛

一些最爱的人跟着死神走了,没有足音,像四月里的一阵风,若有若无。最美人间四月天,姹紫嫣红的四月天,暖意像波一样传递的四月天,突然在这个风雨交加的清明前夜暂停了春的涌动。

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上子孙来?亲人们,我的夜里,我的梦里,有一条你们回家的路

爱看书的父亲

黄田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看报。

父亲原来是小学校长,1957年因历史原因回家务农。直到1978年才重新获得新生。

那么,父亲是凭什么度过这凄惨而艰难的漫长岁月呢?父亲说,唯一支撑他的精神支柱,就是读书看报。读书看报,不仅可以获得知识养料,陶冶性情,还可以忘掉一切忧愁,获得快乐。

人们常说,书是知识的源泉,书是人类的密友。在孤寂的21年,许多人跟父亲划清了界限,只有书报成了父亲形影不离的密友。无论是上山砍柴,还是下田劳作,父亲的衣袋里总是装着几份近期的报纸,一有空就拿出来翻看。

不过,父亲有个坏习惯,就是喜欢上厕所的时候看报,曾遭到母亲的极力反对。因为这个习惯有害身体健康,容易患痔疮。本来父亲就有严重的痔疮,蹲在厕所长时间看书,会使父亲的痔疮雪上加霜。

父亲十分关心国内外大事。当时农村没有什么书可借可看,只有大队秘书那里每年订了两份报纸:《人民日报》和《湖南日报》,一般过五六天,父亲就去那里借一叠报纸回来,看完后还回去,周而复始,年年月月如此。

有一次,父亲和社员们在田间劳动。趁中途短暂休息的时候,其他社员三五成群,一边抽烟,一边聊天拉家常。而父亲却坐在田埂边,拿起一份近期的《湖南日报》聚精会神地看,不知什么时候,被队长发现了。

当天晚上,队长召集全队社员开会,批斗父亲。父亲被民兵排长反捆双手,在队长的指挥下被押上会堂前台,低头站着认罪。

队长抬起手臂,指着父亲的鼻梁说:黄某某,老实承认,今天你在田里干了什么勾当?

干什么勾当?父亲感到莫名其妙,他心里明白,只不过是翻看了一下《湖南日报》上面的新闻,没有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便老老实实地交代:我趁大家休息的时候,看了一下报纸。父亲因此惹来一顿批斗。

从此,父亲再也不敢白天在田间地头看报了。

父亲爱看书报,还严格要求我们兄弟姐妹要认真读书,说否则将来没有出息。

那时,我大概读小学四年级,天真烂漫,只知贪玩。每天放学回家后,很少看书,不是跟同伴打四角板、滚铁环、打陀螺、抓特务,就是捉迷藏、打扑克牌。有一次,我和本村几个同龄小伙子在邻居的家门口打五十K,正玩得起劲热闹的时候,突然,我的头被咚咚地敲了几下,我本能地反转头一看,原来是父亲铁青着脸,右手举起一根长长的木扁担,站在我的身后,一边咬着牙骂我不看书,一边朝我打来。我赶紧丢下扑克牌,不要命地往家跑

父亲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父亲养成了一边读书看报一边做笔记的良好习惯。他总是把平时看到的优秀文章和精彩段落一丝不苟地抄写在笔记本上,有时还津津有味地念给我听。父亲的读书笔记有几十本,垒起来差不多有他身子高。

父亲曾经告诉我,他经常看书报的目的和动力,就是希望实现重新当教师的梦想。所以,父亲坚持20多年不断勤奋学习,首先是关注学习党的好政策。其次是不不要把知识忘得一干二净,胜任不了教师就悔之晚矣。

1978年,父亲重返教师岗位后如枯木逢春,充满勃勃生机,再度焕发出生命的力量。他更像一头老黄牛,每天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教书育人,不知疲倦。为学到更多的知识,做到教学相长,除学校公费订阅的几份报刊外,他还自费订阅了《教师报》《中学语文教学》《初中生》等报刊。白天上课,晚上戴着眼镜,仔细批改作业、备课、看书、写作。晚上10点半学校统一熄灯后,父亲又重新点燃煤油灯,继续看书读报,每天坚持到三更半夜,仿佛要把耽误的20多年时光重新夺回来。



杨成栋 摄



把美好的时光
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
朗读频道

永康日报 永康市作家协会

清明祭父帖

陈星光

父亲 昨天前仓的爷爷往你那边去了
想必你已迎接
母亲在帮着处理后事
这次就不来看你了
我们活着,也没大的改变
丫丫去年考上了浙江财经大学
比我厉害一些
奕玮十岁了
你离开我们也已十年
我的头发近年来白得很快
是不是你的基因遗传?
他们欠我的还没还给我
我还在写诗,想越写越好
我会和姐姐妹妹一起照顾好母亲
这是你临终前唯一的嘱托
这里的绿一如从前
你说过村里没有比这更好的墓地了
你在那边该花就花,不必省钱
我会扫去你堂前的落叶
你也喜欢这蓬勃的春天

清明节

慕白

欲归家无人
包山底已不是家
家跟你走了

欲渡河无船
墓碑之下,阴阳相间
路也云遮雾隔

悲歌如可以当泣
老娘啊,我真想痛哭一场
可眼里却再无一滴泪水

清明

颜梅玖

昨夜 送来青麻糍的人
身体里有清明的露水
青麻糍
多好听的名字。这个时节
艾草又漫山遍野了
风吹过云朵
吹过草垛
也低低地吹过它们。为此
我也爱上了风
这些被风吹过的事物
气味丰盈
因此,我也爱上了青麻糍
软糯里,有一点点苦
也有一点点香
像久酿的心事
如果有三分田
我一定全部种上艾草
清明时,让风
一遍一遍地,吹啊吹